

虞洽卿傳奇

(本文插圖刊第101頁)

●馬馳原

赤腳財神乖巧學徒

上海租界裏有三條馬路用的是中國人的名字，其中一條叫虞洽卿路。

虞洽卿係中國近代船運界巨擘。歷任上海總商會會長、全國工商協會會長、全國商會聯合會副會長。

一八六七年六月十九日，一個細雨濛濛的日子，虞洽卿出生在浙江省鎮海縣龍山鄉，取名和德，成名後人們多稱其為「阿德哥」。父親虞萬豐在鎮上經營一爿小雜貨店，中年身死，六歲的虞洽卿由寡母方氏帶着，過着時饑時飽的清苦生活。勉強讀了三年私塾後，方氏實在無力，便在他十五歲時，送他到上海去學生意，輾轉託人，很不容易地進了望平街瑞康顏料號當學徒。臨行時，母親給他做了一雙布靴，並且千叮萬囑他要勤快節儉。

虞洽卿到上海時正逢大雨，他捨不得那雙新鞋，便光腳走進店來。不想店堂間潮濕漚漚，一跨進門就跌個四腳朝天。老板見狀，臉上頓時浮現喜氣，連聲說：「我們瑞康要發財了！」隨即

伸手指着虞扶起。他見新徒弟赤着腳，長得天庭飽滿，長面潤嘴，竟與印象中的財神極為相似，而這一跤的跌相又煞似個活元寶，迷信的老板因此從一開始就對「活財神」刮目相待。因而虞洽卿發跡後有「赤腳財神」的傳說。

洋行買辦租界富商

瑞康是爿小店，只有兩三個伙計。小小年紀的虞洽卿時刻記着母親的囑咐，十分肯做，加上心靈手巧，使老板非常滿意。

一次店主命他去滙中飯店給一洋行買辦送信，他見這買辦衣着講究，口銜雪茄，手戴鑽戒（虞當買辦後也終身戴一鑽戒），飯店侍者對之異常恭敬，他羨慕不已，立志想當一名買辦，因此，他業餘時間到英人學館刻苦學習英文，不數年即能用英語會話。

又有一次，他去洋行顏料倉庫提貨，見到架上各色聽裝顏料，屢問不止，管庫西人將一種新到的「鵝牌」(SWAN)顏料的性能、用法告訴了他，並送他一些樣品。回店後，他向四川幫客戶介紹兜銷，逐步打開銷路，後來「鵝牌」顏料

成為瑞康的暢銷商品之一。由於他善於招攬顧客，給瑞康帶來大宗生意，營業鼎盛。學徒師滿後，同業中有以高薪挖他跳店的，店主得悉後，送他股份二股，以資籠絡。

他在瑞康做跑街時，爲了業務聯繫的需要，他去印了名片。那名片上印的是：

瑞康顏料號

虞洽卿 和德

浙江鎮海

地址：上海南市茅家弄

這「洽卿」是他進師塾時，啓蒙先生給他取的「書名」。在鄉下時，這種文徵徵的名字用不着，人們習慣叫他的小名阿德；如今進入商場，則身於衣冠羣中，就把這個「書名」起用作爲自己的字。他在以後的社交活動上以「洽卿」聞名。

就這樣，虞洽卿在瑞康先後工作了十年。

一八九四年，有家專做進出口生意的德商魯麟洋行，進口業務以顏料爲主，因尚未打響牌子，欲物色一個有經驗的中國人來充「開路先鋒」。虞洽卿聽說後便託族人虞香山（時禮和洋行顏

料部經理)介紹,做了這家洋行的跑樓(相當於副買辦)。

虞洽卿進了魯麟洋行當買辦,開始踏進了上流社會。這時他正年輕力壯,精力充沛,經營的事業也不僅僅是顏料,諸如大豆、桐油、絲、茶的出口,西藥、五金、軍裝的進口,他都插一脚,賺取佣金。那佣金十分豐厚,出口是百分之廿,進口是百分之十。這時他二十出頭,却發了大財,買進了花園洋房,進出以華麗的馬車代步,成為租界內富商了。他做生意確是有些手段。這裏講他巧辦軍裝一事。

計賺清官大展鴻圖

原來清朝末年已經改練新式陸軍,採用歐美軍隊的服裝,但那時我國的新式服裝裁剪業尚未開始,因此都是向國外大宗訂購現成的軍裝進口。所以洋行經營軍裝,在清末也是一宗賺錢的大生意。名洋行買辦對清政府派來採辦軍裝的官員都十分奉承,想盡方法接到上海最豪華的旅館住下,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因為只要接到一筆軍裝生意,至少上萬件,利潤十分可觀。

這年清朝北洋軍又派來一位大官到上海採辦大批軍裝。這消息一傳出,上海洋行的買辦,無不爭先恐後去見這位大官。但這位大官却厭惡洋行買辦,說他們是吃裏扒外的空手人,要親自和外國人直接打交道,所有的買辦一律不見。

虞洽卿聽說這件事後,就派人去打聽那位大官的每日行止。次日,派去的人向他報告,那位大官每天下午一定要坐上馬車去市內打聽洋行軍

裝行情。他聽了,想出一計,他問清大官走的路是從一品香大旅社出發沿四馬路去外灘,時間總是下午兩三點。阿德又問清那輛馬車的形狀。隨即吩咐家中馬車夫把自己那輛十分精緻的馬車準備好,在下午二時左右,便乘車來到四馬路浙江路口,叫車夫停下來等候,吩咐等那輛大官的馬車過來的時候,聽他號令行事。

等了不久,就見大官的馬車遠遠駛來。虞洽卿吩咐車夫:「你用力鞭馬,放快向那輛大官的馬車撞過去。」馬車夫一聽,有點遲疑。虞洽卿說:「你快去撞,一切由我負責!」

却說那大官正在車中打瞌睡,忽然聽得自己的馬夫驚叫:「不好了,來車的馬驚了,撞上來!」大官一驚,剛叫出:「快些停車!」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到轟隆一聲,大官在車內跌了一個筋斗,車子已經相撞。兩方面車都停住。大官驚魂甫定,走下車來一看,自己的車車燈被撞壞,油漆掉落,不覺大怒,正要上前向來車交涉,只見那邊車門開處,走下一位衣着華麗的青年人,趨前向他行禮:「實在對不起,小輩這匹駕車的馬買來不久,烈性未馴,把大人的車撞壞。完全是小輩的錯,理應賠償。請大人留一個大名,明天我將賠償的馬車送上,大人請恕罪息怒!」

那大官見這衣着華麗的青年彬彬有禮,答應賠償,氣消了一半,但他尚在懷疑,對方會不會在耍滑頭。虞洽卿知道他不相信,於是抽出一張名片,並說:「小輩虞洽卿,大人如今天還有公事要辦,就先坐我這輛車去,好在我這車損壞不

大,小輩明天再親自上門賠車!」

那個大官見虞洽卿如此謙恭知禮,十分高興,就上了虞洽卿的馬車,和洽卿熱情地揮手告別。

第二天虞洽卿就買了一輛車身深紅、車燈把手都是嶄嶄亮的新馬車,要馬夫駕駛了空車,自己却僱了一輛野鷄馬車(當時對出租馬車的俗稱)跟隨着,馳到一品香。虞洽卿先遞進名片,大官立即將他迎入客房。虞洽卿說:「昨天撞車,使大人受驚,今日特來謝罪。外面一輛馬車已送到,請您過目,如果中意,就請收下。小輩這裏還備了一點薄酒為大人壓驚,也算向大人賠情!」

那大官這次南來,有人告訴他,上海小滑頭很多,要當心防備。如今見虞洽卿如此知禮,講信義,心裏很高興。

酒席上,那大官問虞洽卿作何生意,虞這時才告訴他,自己是一家洋行的買辦。大官聽了,表示惋惜地說:「虞兄,你這樣篤實的青年朋友,為什麼要在洋人手下任這種職務呢?」

虞洽卿覺得時機已到,就煞有介事地對大官說:「大人你有所不知,洋行買辦也良莠不齊。有的是靠外國人牌頭來欺騙中國人的,這種人,我們也看輕他。然而上海是五口通商的大碼頭,一向華洋雜處,當今朝廷也和世界各國通商。我們在洋行做事,不過是替兩者溝通溝通。我們是大清子民,手臂彎進裏,拳頭打出外,這就是我小輩的宗旨,不知大人以為如何?」

大官聽了不覺連連點頭,覺得有理。這時他

已有了三分醉意，就說：「不瞞虞兄說，兄弟這次就是奉派到上海為新軍採辦一批軍裝。我恐怕那些吃裏扒外的東西騙我，因此發誓不和買辦打交道，直接找洋行大班，可是到現在還沒有頭緒。不知你們洋行可經營這項貨色麼？」

虞洽卿一聽，真叫開心，但他表面上仍裝得十分老實，說：「小輩的洋行就是經辦這項生意的。明天我就陪大人去見敝行大班，看樣面談好了。」

就這樣，虞買辦奇兵突出，一筆幾十萬巨款的軍裝的買賣竟被他獨吞而去。

虞洽卿憑着他的交際手段，結識了更多的商界聞人；又因他出身學徒，寧波同鄉在上海當阿媽，大司務的下層貧民，跟他也多有相識的。這樣剛身買辦階層的虞洽卿，却是個上下都走得通的人物。

虞洽卿一八九二年二十六歲那年進德商魯麟洋行，先當跑街，不久升為買辦。賺了錢後，此時他發現隨着城市的繁榮，房地產價格必大幅度上升，因此創設升順公司、順證公司和通惠銀號等字號，大做房地產生意，買進閩北升順里全部房產。一九八六年又用四百兩白銀向清廷捐了個道臺虛銜，從此剛身滬上紳商之列。

充當華洋紛爭調人

上海租界華洋雜居，但當時的中國人多懼怕洋人，每遇事端，一般不敢出面交涉。而虞洽卿擔任買辦，天天與洋人打交道，摸熟了洋人脾氣，別人不願出頭，他獨敢出來調解，「調人」幾

乎成了他的一種獨有身分，他也常以此自居。

早在一八九八年，上海發生法租界當局毀約侵佔四明公所事件，他隨同嚴筱舫、葉澄衷等同鄉前輩，與法方交涉，始終熱心奔走，取得同鄉好感，被選為寧波旅滬同鄉會會董。一九〇四年俄人砍殺同鄉周有生案發生後，他與朱葆三、嚴筱舫等聯名抗議，散發傳單，主張懲兇優恤。一九〇五年公共租界發生「大鬧公堂案」（官眷黎黃氏攜帶婢女多名，被控販賣人口，在審理時，華員會審官被英捕頭毆打受辱，激起罷市風潮），適清廷五大臣出洋過滬，地方當局委派朱葆三、周金箴、施子英、虞洽卿四人與英方交涉，朱、周、施三人畏難而退，獨虞一人堅持到底，日夜與各界商議，在羣衆支持下，終於交涉獲勝，虞翎頂朝服，陪同地方官員昂步南京路上，逐戶勸說開門營業，從此名聞全市。此時他又組織「萬國商團華人隊」。七月間，請廷大臣考察回國，載澧、端方等人道經上海，虞率隊往謁，並請檢閱，受到大臣們的嘉獎，並留下深刻印象。

辦船公司團倒英商

自從上海成了大碼頭後，寧紹幫在工商界有極大勢力。早如上海商務總會總董嚴筱舫，以後的上海總商會會長朱葆三、虞洽卿、傅筱庵等人，無一不是寧波人。有一句俗話：「無寧不成市。」的確，寧波人在上海灘大興市面。除寧波人以外，紹興幫也不可小看。寧紹兩幫，在上海視為浙東大同鄉，相提並論。寧波、紹興同鄉去上海，必須搭乘行駛滬甬航線的輪船。一九〇八年

以前，滬甬航線上有三艘輪船：法商東方公司的「立大」，英商太古公司的「北京」，招商局的「江天」。這幾艘輪船，特別是英商太古公司的「北京」，那些碧眼黃髮的外國籍船員，依仗特權、氣焰囂張，把中國旅客視如豬狗。查票時對統艙乘客任意侮辱。統艙裏人擠，他們動輒飛起「外國飛腿」，踢得一些孩子叫爹叫娘。後來成為上海聞人的虞洽卿，於一八八一年十五歲時從三北龍山經寧波到上海瑞康顏料行做學徒時，搭乘太古輪船，也嚐過這種滋味。

除了橫蠻對待旅客以外，票價也昂貴得很。三艘輪船中，「立大」的票價還算公道一點——統艙票為五角，「北京」和「江天」則每票一元。當時的一元錢，可以買到二斗大米哩！

滬甬線輪船票太貴，寧波同鄉紛紛要求在滬的甬籍頭面人物向輪船公司交涉降低。

機會來了。一天，旅日巨商愛國華僑吳錦堂回故鄉創設錦堂學校，順道來到了上海。虞洽卿時任上海總商會會長。他以寧波旅滬同鄉會名義設宴歡迎吳先生。席間，他向吳錦堂提起滬甬線輪船票價的事。

吳錦堂是一個熱心人。他聽了虞洽卿的訴說後，認為是一件關係同鄉福利的好事，滿口答應說：「洽卿，這件事你提得很好。我一定去和東方公司商量。」

結果東方和招商局都推給太古，太古的英國人經理態度惡劣，不肯減價。

為這事，吳錦堂很生氣，他對虞洽卿說：「洽卿，這些唯利是圖的小人，太可惡了！阿拉寧

波人要爭口氣，辦個輪船公司給他們看看。你起個頭，我一定在各方面盡力幫忙。」

於是虞洽卿與嚴筱舫等發起，號召寧波人自己組織輪船公司，定名為「寧紹」，每一股份定為五元。消息一傳出，旅滬寧波人士紛紛解囊入股，湊成四十萬元，向福建馬尾船廠購到一艘輪船，命為「寧紹」輪。這是虞洽卿經營航運業的開端。

「寧紹」輪一砲打響。開航後，由於票價定得較低，又是寧波人自辦的船業，所以客貨運都很興旺。

寧波人自編唱一首民謠來——

「寧紹」開「太古」，乘船不再苦。

寧紹人乘「寧紹」船，票價低廉招待好！

「寧紹」輪船開航後，一時上海的十六舖碼頭，寧波的外灘輪船碼頭，多了許多義務宣傳員，一致稱贊「寧紹輪」船好。寧波、上海的甬籍、紹籍商家，裝運貨物也都認定「寧紹」輪船，使太古、招商、東方三家公司的營業一落千丈。

東方公司經理埋怨太古、招商兩家說：「我們「立大」輪船統艙票價原定五角，是你們兩家硬要一致看齊，提為一元。現在「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寧紹」輪船一開，我們的生意被搶光了。照這個勢頭來看，本公司為着維持收入，決定仍把票價降為五角。這是不得已的事情，務請你們原諒。」

就這樣，東方公司馬上宣佈，「立大」統艙

票價和「寧紹」一樣，改為五角。

太古公司的英方經理氣得兩眼發直。他聽着公司的財務課長報告：自從「寧紹」開航以後，公司的每天收入要減少千把元。

聽着，聽着，他忽然把手中雪茄煙一擲，一拍臺子說：「哼！寧紹幫敢和我們作對，好啊，就鬥一鬥吧！本公司實力雄厚，他們是靠湊攏來的幾個錢辦事，蝕不起血本的。我就和他們拚血本，看看最後誰輸誰贏！」

說罷，他命令財務課長：「從明天起，『北京』輪船統艙票價也降到五角；為優待乘客，每位贈送毛巾一條。你吩咐下去，馬上照辦。」

「北京」降價了，而且乘船的還可分到一條毛巾，這個消息很快在碼頭上傳揚開來。

「寧紹」和「北京」是同一班次開船，這一天去乘船的，到底選擇哪一條船呢？

「外國佬太壞，現在雖然降價，而且附送毛巾，誰稀罕他！阿拉還是去乘自己的「寧紹」！」

「不是「寧紹」開船，「北京」哪會跌價，阿拉不可忘本！」

「我在「寧紹」也入一股，「寧紹」是阿拉自己的船，豈有反去乘外國火輪船的道理？」

在這樣一片議論聲中，「北京」輪船降了價，而且送毛巾，人們還是選乘「寧紹」的多，「寧紹」照舊班班滿載。

太古經理見這一招無效，狠一狠心，又使出更凶狠的一招：

「為優待乘客，本公司「北京」輪，決定統艙票價降為二角五分，每客附送毛巾一條照舊，

特此通告。」

票價又降一半！「北京」輪乘客驟增，「寧紹」的乘客相對減少了。太古洋行的英商經理不禁洋洋得意起來。另外，外面謠言紛起，一張小報公開說：「寧紹要爭太古，阿德要跳黃浦。」太古公司經理也散布空氣說「兩個月吃掉寧紹」，還說「阿德要到天臺山做和尚去了」。這消息傳到虞洽卿阿娘耳朵裏，娘也勸他想想後路。可是虞洽卿咬咬牙，他想這次垮了，給洋人見笑不算，在上海灘怎麼混下去？

在山窮水盡之際，寧波旅滬同鄉會組織一個「寧紹輪票價維持會」，來和太古公司作針鋒相對的長期鬥爭。同鄉會立即對此事作了決定，號召會員捐助維持費。就是說，寧紹公司為和太古公司競爭，所有因降價而虧損的錢，統由維持會來籌補，使寧紹公司仍能維持正常收入，不致被太古扼殺。另外發動寧紹同鄉，讓一些貨物交寧紹承運。恰好吳錦堂又來上海。他聽到這件事，對虞洽卿說：「阿德，依你估計，這筆維持經費需要多少？」

虞洽卿說：「現在票價是五角，如降低為三角，需補貼兩角。」「太古」現在是打腫面充胖子，長期貼本，他們也是吃不消的。我看和他們鬥半年就差不多了。這樣，如有十萬元錢作補貼，保證可鬥倒「太古」。」

「那好，」吳錦堂說：「我就先認助十分之一——一萬元，其餘你再向同鄉湊湊。」

吳錦堂不但自己開頭認助，而且特地為此暑假座甬江狀元樓請一次客，邀請幾位有實力的甬

籍巨商聚談，當場就認定了全部的維持費數目。

「『寧紹』輪船票價降低為三角了！」

「只差五分錢，阿拉還是去乘自家的輪船好！」形勢立刻扭轉，「北京」輪船的乘客又直線下降了。這一着，猶如在太古公司洋經理的頭上打了一個悶棍。他聽了屬員的報告，一下子就暈倒在沙發上。

一個月後，太古公司虧本累累，洋經理受到股東的責難，當財務課長又到經理室來報告業務情況時，他嘆了一口氣說：「寧波人真是太可怕了。當年四明公所事件，法國人便不過他們，結果妥協了事。現在我們也只好宣告失敗。你去和他們聯絡一下，大家不要再兩敗俱傷了，還是都把票價恢復為五角吧！我們也取消附送毛巾。」

「太古」的財務課長為了顧全面子，採取了一個轉圜辦法。他知道東方公司裏吳錦堂、朱葆三都是股東，因此「東方」與「寧紹」比較容易接近。他跑到東方公司去見法國經理，請他出面打圓場。東方公司當然很願意這樣做。就此，經過東方公司斡旋，東方、招商、太古、寧紹四間輪船公司舉行聯席會議，決定統一票價。一場激烈的鬥爭，才以洋商太古低頭認輸而告終。

三大民營航業之一

作為寧紹公司總經理的虞洽卿，這時主要職務却仍是荷蘭銀行買辦。他雖然對航運業有興趣，但寧紹為股份公司，總經理之上尚有董事會，且他的股本也不多，頗難滿足他獨攬大權、大力發展的慾望。一九一三年，他在家鄉之北龍山鄉

修築海堤，建設碼頭，購置三艘百噸小輪，名為

「慈北」、「姚北」、「鎮北」，創辦了獨資的「三北輪船公司」。不久，有兩艘行駛長江航線輪船的英商鴻安公司無意經營，虞即備錢接收了下來。

一九一四年發生的一件事情使虞洽卿開始全力經營自己的航運業。當時，寧紹公司董事長樂振葆向董事會建議售出「甬興輪」以增募資金，並稱已有受主願意出銀六萬兩，而將來訂造新輪，尚不需此數。虞對此竭力反對，但董事會仍議決出售。虞氣忿之餘，當場表示自己願多出五千兩銀子承受「甬興輪」，這董事會當然無法拒絕。虞購得此輪後，轉手租給外商公司，得租金三十萬兩，竟超過買價四五倍。寧紹股東大嘩，召開大會，一致反對虞購買「甬興輪」，並撤銷虞之總經理職。虞洽卿登報聲辯否認舞弊營利。

最後在朱葆三等人的調解下，虞將「甬興輪」的租金以公債形式歸還寧紹公司。虞洽卿被撤消寧紹總經理後，便即全力經營自己的航運業。他將「三北」資本從二十萬元增擴至一百萬元，更名為「三北輪船公司」，並添購三千噸海輪行駛南北洋。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外商各輪多奉調返國參戰，中國沿海及長江一帶貨多船少，運費大增。到一九一八年大戰結束時，三北、鴻安二公司均獲利。虞復又變賣不動產投資三北，使之資本總額擴充至二百萬元，大量添購輪船，並在沿江、沿海各埠遍設碼頭、堆棧，事業蒸蒸日上。虞自己誇稱「重慶民生公司、天津政記輪船公司和上海三北公司為中國的三大民

營船業」。

反清革命春風得意

虞洽卿一生不願做官，用他的話說，「做官如做戲，我做生意還來不及，還做啥戲！」但是，上海的重大政治活動無一例外都有他活躍的身影，他是十分懂得政治與商業的關係的。

武昌起義爆發後，陳其美積極籌劃上海起義以響應，但苦於經費無着落。虞洽卿得知後，當即捐款八千元，並竭力勸動朱葆三，共同組織一個革命軍餉征募隊，為上海反清的革命出力。

一九二〇年二月，虞洽卿與聞開亭、李雲書等發起成立我國第一家證券物品交易所。虞在大發其財的同時，暗中通好孫中山，在交易所內，收納了一大批國民黨以後的軍政要員如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蔣介石、陳希曾等。

一九二四年八月廿一日，虞洽卿當選為上海總商會第五屆會長，並進而被段祺瑞政府任命為淞滬商埠會辦（相當於副市長）。他在會長的兩年任期內，以上海總商會的名義進行一系列目的明確的政治活動。

虞洽卿當上總商會會長之時，正值江浙戰爭箭在弦上，兩地士紳發起弭兵運動。虞即於八月廿八日以上海總商會名義分電江蘇督軍齊燮元、浙江督軍盧永祥及全國各公法團，請求息爭停戰。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上海由於軍閥互爭地盤，形勢十分緊張。虞出於自身利益，此時十分活躍。他初電雙方規勸「勿造亂源」；又電

交通部，請制止路局裝載非奉令調動之軍隊；復電段祺瑞政府，「請令總稅務局將無照軍火扣留」。十二月八日，虞再次以商會名義電請段政府「裁撤護軍使，停止兵工廠，上海永不駐兵」。一九三六年，工部局經華董江一平（虞之女婿）建議，通過了將西藏路自蘇州路至愛多亞路一段命名為虞洽卿路的決議。十月二日，「虞洽卿路」舉行了隆重的命名典禮，從寧波同鄉會到跑馬廳一帶，懸燈結彩，熱鬧異常，數萬人圍看鬧猛。這一段時期，虞洽卿在政治上春風得意。

投奔後方發展陸運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八·一三後，各地難民麇集租界，虞洽卿等籌設「上海難民救濟協會」，虞任理事長，全市設有難民收容所三十多處，除陸續遣返回籍十多萬人外，收容留滬難民尚有十多萬人。不久滬地四郊遭日軍封鎖，糧食供應日見困難，升斗貧民及留滬難民更有斷炊之慮。虞在各界支持下，倡議舉辦「平糶會」，募得大批捐款。此時他的九萬噸船隊，其中約三萬噸被國民政府征用，在江陰江面炸沉，堵塞長江航道；明興、長興、瑞泰等二十餘艘大輪共約二萬噸，因吃水較深無法入川，停泊宜昌一帶，由三北宜昌分公司照管。虞即利用留滬的四萬噸船隻，與義大利人合作，懸掛義大利旗，以及戰前剛從國外買來的兩艘四千多噸的大輪，懸掛挪威、巴拿馬國旗，組成船隊，從西貢、仰光等地運來洋米約一百七十多萬包，其中大部份委托米店按市價七折，差額由捐款中補貼，辦了

三十多期平糶；部份充作難民口糧；其餘由平糶委員分攤，高價拋售市場，牟取暴利。時值戰時船少，虞乘機抬高運費，帶運私貨，加收小費，多方設法賺錢，自稱每月獲利數以百十萬計，他由債臺高築者，一躍而為握有大量游資的富翁，買進包括大上海電影院、重華新邸等大批房產業。因而被輿論譴責為發國難財的「米蛀蟲」。

發財歸發財，虞洽卿在上海的處境却逐漸變得步步荆棘，坐臥難安了。此時上海已成為「孤島」，日偽特務橫行，租界亦難保安全，幾乎每天都有暗殺或綁架事件發生，汪偽七十六號大特務吳世寶揚言要綁架虞洽卿，而重慶的國民政府一再告誡他不要投靠日偽。憑虞的社會影響和一向作風，要想超然於政治之外也是辦不到的，再在上海猶豫觀望，說不定在那天就會挨上刀槍。正在此時，他接到蔣介石寧波專員公署轉來的兩份電報，一電勸他到內地從事工商業建設，一電問他何時啟程。其在重慶的女婿江一平也多夾來電「留滬徒滋各方疑慮」，促其早日去渝。

一九四〇年秋，虞離滬經香港去內地。虞洽卿到達重慶後，蔣介石在接見時，要他「仍去做生意」。這時虞洽卿已是七十多歲的老翁，然而拓展事業之雄心猶不減於當年，他一眼看準陸上運輸在大後方的重要地位，即用五萬英鎊，買進一批福特汽車，取道仰光開往昆明。到重慶後，他便利用原三北輪埠公司在各地設置的碼頭、堆棧，與王曉籟、朱聯馥等組織「三民貿易公司」，改水運為陸運；還由其第三子虞順慰出面，在重慶組織「川光公司」。

此後，虞洽卿又親自到昆明，與龍雲接洽，與西南財閥繆雲臺合資開設了「三北運輸公司」，購福特卡車一百二十輛，往來於滇、緬道上。日軍侵入緬甸後，曼德勒、仰光等地商人意圖脫貨求現，竟相低價求售，甚至整個倉庫商品標售，僅及市價二三成，虞因而獲利達二三億元。虞在曼德勒陷落前數小時始離該地。

千兩黃金遺贈政府

一九四五年春，抗日戰爭勝利在望，虞洽卿正在籌劃返滬重整舊業之際，突然於四月廿四日患急性淋巴腺炎，這時他已購就廿六日去昆明的飛機票，但就在這一天（廿六日），病辭人世，終年七十九歲。在彌留之際，他囑贈黃金千兩給國家，以支持國民政府抗日。

虞洽卿入殮時，蔣介石送了輓辭，以悼念這位曾於患難時對他加以援助的同鄉。

虞洽卿逝世後，他的大量財富：包括昆明、成都、貴陽等地都設有運輸公司，內江設有酒精廠，湖南設有紗廠，福建擁有一片森林山地，投資信誼藥廠是個大股東，手中還握有大量黃金、花紗布和美元、盧比等外幣，引起後輩爭奪的糾紛，各房共請了十多名律師，訴之於法庭，演出了一幕析產鬧劇，這豈是虞洽卿生前所能逆料的。抗戰勝利後，一艘三北公司的輪船，運載着虞洽卿的靈柩，循長江直駛上海。靈柩抵滬，舉行公祭，然後又把虞洽卿夫妻雙柩運送到老家伏龍山上安葬。這位中國航運業巨擘就這樣結束了他的一生。



① 政治思想史世界級大師蕭公權教授（文見290期81頁）

馬馳原「虞洽卿傳奇」插圖（文見2頁）

② 航業巨子虞洽卿。

王秀芹「末代狀元張謇」插圖（文見95頁）

③ 中國惟一私人氣象台長張謇。

